

烟火·人间

琼结年集

曲杰

藏历新年的气息,是从糌粑的醇香里飘出来的。那气味沉甸甸的,携着青稞田里最后一缕阳光的重量,混着石磨缓缓转动时发出的低沉吟唱,从巷陌深处、从灶台边缘、从每一个即将醒来的清晨里,一丝丝、一缕缕地渗出来,最终汇成了琼结县明热大道上,那一片融化在冬日晴空下的暖意。

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无数条溪流,最终汇入这条喧闹的河。穿着节日盛装的老大爷,步子迈得缓而稳,眼神掠过摊位上的物件时,格外从容。身着艳丽邦典的阿佳们,手里牵着孩子,孩子的脸颊是两团可爱的小高原红,眼睛亮如黑曜石,对一切充满好奇。更多的,是脚步轻快的年轻人,他们脸上漾着的笑,松弛而又明亮,那光采并非节日的点缀,而是从寻常日子里透出来的、对生活本身的满意与期待。

我的脚步,被这浓郁的烟火气裹挟着,缓缓向前流动。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叮铃”声。循声望去,是一位席地而坐的老铁匠。他的摊位上放着藏刀、藏式铁锁、酒壶等。老人家并不叫卖,甚至很少抬头,只全神贯注于手中的活计。小锤起落,力道千钧却又举重若轻,敲打铁片上,那声音便有了生命,时而如细雨霖霖,时而如山泉叩石。他身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看得入神,眼睛一眨不眨。老铁匠偶尔停下,用手指拈起一片花瓣状的银箔,对着光,眯眼看看,那专注的神情,仿佛他敲打的不是银,而是凝固的月光与时光。这份手工艺的静默传承,比任何喧哗都更有力量。

在水磨糌粑的摊位前,我被一阵洪亮而快活的嗓音留住。“来,您尝尝,今年的新青稞磨的糌粑,香得很!”一个年轻姑娘,一边麻利地用木勺将雪白的糌粑舀进印有吉祥八宝图案的布袋,一边应着络绎不绝的问询。她的摊位是一个丰饶的微型高原:金黄的菜籽油在玻璃瓶里泛着琥珀光;一枚枚藏鸡蛋小巧玲珑,壳上仿佛还沾着草场的清新;奶渣如雪,堆成小山,散发着微微的、诱人的乳香。

沿着这河流继续前行,走到专卖藏式卡垫的摊位前。卡垫叠放整齐,每一

张都堪称一幅织就的画卷。我俯下身,手指拂过那繁复绵密的纹路,色彩绚丽到极致,却又在羊毛粗粝而温暖的质感中,归于一种踏实的庄严。经纬交错间,仿佛能看见无数个漫长冬夜,老阿妈手中的牛骨梭子在穿梭往复。

让我长久驻足的,是一处卖陶罐的摊位。那里只摆着七八个陶罐,再无他物。陶体是未经釉彩的原色,一种被烟火深深熏染过的、内敛的黝黑,泛着哑光,如同大地收敛了所有光线后的深沉睡眠。造型朴拙至极,阔口,鼓腹,稳当的圆底,线条浑圆饱满,毫无矫饰,仿佛不是被塑造而成,而是它本来就长成这个模样——大地的容器,就该有大地本身的姿态。摊主是一位从外地来的中年大叔,戴着旧呢帽,脸上沟壑纵横如远处的山峦。他并不招徕,只蹲在一旁,手里攥着一把旱烟,眼睛眯着,静静地看路过的人们抚摸他的陶罐。有人拿起一个,对着光看,用手指叩击,发出“咚咚”的、闷而实的声音,大叔嘴角便漾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皱纹。这些陶罐是沉默的哲人,它们不必言说千年的制陶史,不必言说雅砻河畔特有的黏土,更不必言说那双揉捏了它们、又将它们送入柴窑烈火中的、布满老茧的手。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比语言更悠长、更安详的故事。

夕阳,不知何时已悄然西斜。光线不再那么直白锐利,给每一个归家人的背影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釉彩。这光过滤了喧嚣,让疲惫也变得柔和,让满足显得更加沉甸甸、明晃晃。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望不到头的琼结年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生动的琼结年集,本身就是一眼望不尽的丰盛商品,哪里仅仅是物产?它们是高原阳光的结晶,是风霜雨雪的凝练,更是百姓家底日渐厚实、川流不息的人群,哪里只是在购物?他们是在用脚步丈量生活的半径,用选择

整只鹅放到锅里,水烧开后,咸鲜味从锅盖边一缕缕地飘出,越来越浓。将煮好的鹅捞出来之后,鹅皮紧绷发亮;母亲趁热撕下肥厚的大腿给我吃。此时,咸味已经渗透进每一块肉里了,吃的时候要用力咬住,肉质很紧实,嚼劲十足。油脂、咸香的汁水在口中散开,满足感沉甸甸。味道平缓地向前推进,腊月这出戏,也就达到高潮,好像在说:所有的奔波和等待都会变成桌上的一顿丰盛的大餐。

如今,过年的年货不用再操心了。商场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但每次我在超市里看到包装精美的炒米糖时,就会想起父亲案板上那些金黄的、不成形的边角料;闻到邻居家窗口飘来的油炸香味时,又好像回到了灶膛前。

年味不仅仅停留在舌尖上,石磨的歌谣、油锅里升腾的热气、冰糖在铜锅中慢慢融化的耐心,还有北风年复一年地雕刻出的咸香,都是一首年味的交响曲。现在的一切变得简单了,但亲手制作出来的带着体温的味道,就像一盏记忆里的灯,静静地亮着,提醒着我:有些味道,走多远也不会忘却。

我注音释义。晾干后将其仔细卷起,然后用红纸条固定好装入方便袋,等四邻八舍、三亲六眷来选择。

年三十下午,我和哥哥欢欢喜喜贴春联,我们先撕揭往年残留的对子纸,接着沿门框四周扫尘除污;哥哥身材高大魁梧,一般由他涂粉刷糊;我扶稳梯子并将对联递给哥哥,他把薄薄的红纸仔细贴上去,再用毛刷上下左右轻轻抚平;爷爷则在一旁指挥,对联稍有歪斜,他就用麻秆轻轻一点示意我们。等到楹联和各种年画工整贴完,双手就像搓弄了一把口红,泛着红色。

年夜饭的时候,爷爷总是饶有兴趣地聊起春联的话题,好像他的脑海里贮满了源源不绝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楹联故事。只是太惋惜、遗憾,爷爷的生命猝然终结在虎年的立春节气里。爷爷辞世后,父亲只能去市场上购置印刷好的春联年画。然而,我却时常怀念方寸红纸上,亲人倾情抒写的对万家灯火的真挚祝福。

但总有邻里乡亲们上门求爷爷写春联,还有不少慕名来赏春联的。

爷爷总是选一个风和日暖的日子,在正房一角燃起蜂窝煤炉,开始准备写春联。他先将红纸铺开,用双手捋了捋四周;接着把纸经丝缝合对折后谨慎裁开;然后整整齐齐叠合成一沓,放在桌子的一侧。墨香四散飘逸,砚台的外侧缘乌油油的,沁满一汪黑色。爷爷拿起砚滴,教我如何研墨后,蓄势待发。

执笔、悬腕、落笔,爷爷气定神闲,神采飞扬,胸有成竹;不一会儿,一副对联已跃然纸上,他小心翼翼地吧写好的春联放到暖阳下,等待对联吹干晾透。我兴高采烈地读着对联,遇到生僻字时,他还会帮



表

达对更

好日子的向

往。而支撑起这繁华的,正是党的好政策——它们从宏伟的蓝图出发,一路蜿蜒,化作基层干部走访农户的足迹,化作展销会上减免的租金,化作扫码支付时那一声悦耳的“嘀”响。政策不再是文件上的铅字,它有了温度,“活”在人们的谈笑间、交易里,以及对明天毫不迟疑的奔赴中。

暮色四合,年集亮起了灯。灯光连成一片温暖的、起伏的星海,与天际初升的寒星遥相呼应。远处的山沉入更深的静默,仿佛一位宽厚的长者,守护着脚下这片鲜活的人间。

年集终将散去,摊位会收起,灯笼会摘下,街道会重归寂静。但我确信,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也是散不去的。那份由心而发的热闹与红火,那份从党的优惠政策土壤中生长出的踏实与希望,会像青稞的种子,被每一个归家的人,带进散落在山坳里、河谷边的千家万户,融进雅砻大地深处缓缓苏醒的春意里。它们会生根,会发芽,会在下一个季节里,长成一片更辽阔、更动人的风景。而那糌粑的醇香,将永远是新年的第一个信使,年复一年,从这片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幸福的土地上,如期飘起。

儿时,年味,是从声音和气味开始的。石磨的歌谣,缓缓地从小头飘来,豆子碾碎时的清香也随之而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厨房里忽然“滋”地一声响起来,那是母亲炸油果的声音。

油锅一开,年的模样就变得清晰了。我搬来小板凳坐到灶膛旁边,眼巴巴看着母亲把切好的豆腐块下进油锅里。豆腐由白变黄,膨胀起来,油花在锅里跳跃。热气裹着焦香冉冉升腾,暖融融地扑在脸上。刚捞出的油果子放在竹篾上晾干油分后,金灿灿的,还有细小的泡泡冒出。母亲笑眯眯地用筷子夹起一个,吹了两下后递给我,说:“小心烫。”我被烫得两手不停地来回倒腾,但还是急着咬下去。咔嚓一声响过后,外壳就裂开了,里面还是软糯、热乎的,满口都是豆腐的香味。焦香漫开一片暖融融的热闹,连心底都浸得暖洋洋的。

又是一年岁末到,到处升腾着祥和的节日氛围。过新年、购春联、写对子的习俗日渐浓厚,集市上已经摆满了鲜艳夺目的对联。看着各式各样的对联,我的思绪顿时飞回到了儿时。

记忆里,爷爷挥笔时的矫捷气势真是“侃侃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我自小竭力仿效,但比起爷爷,那可是天差地远。

每年过了腊八节,爷爷便从商店里买来胭红的对联纸,当爷爷把红纸平展在纤尘不染的八仙桌上,拿出长尺、剪子的时候,我就静静坐在爷爷的跟前,我知道,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孩提时代,市面上虽有了各式各样的春联,

了就不吉利了。

腌腊肉,打年糕,做米酒……每一样,都有它的时辰,它的讲究,急不得,也乱不得。母亲的年,在这些琐碎又庄严的工序里。毕竟年纪大了,站久了腿腿痛,就用手捶一捶。

“过年嘛,就是要自己家里做点吃的。都是超市里买来的,那不是与平时一样了,那哪儿像过年呢……”她常常一边把做好的吃食分装进一个个干净的饭盒或塑料袋里,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张叔的老伴儿今年生病了,给她拿点尝尝;以前的老邻居陈奶奶,我担心她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给她做的粽子特意多煮了一会儿……大家分着尝尝,这才像个年啊。”

我终于懂了,母亲的年是可以触摸、可以品尝、可以馈赠的,她借这个节日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心中的爱和对生活的感恩,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粽子、蛋饺,不仅是食物,更是她亲手传递的温暖。

马迎春晓

曹立杰

当第一缕晨光
划破夜的沉寂
马蹄声在风中轻响
踏碎了冬的寒冷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它昂首,鬃毛如旗
在晨曦中飘扬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仿佛是春天的使者
带着生命的讯息
奔向每一个角落

春晓的风,温柔而坚定
吹过草原,吹过山岗
吹进每一颗等待的心
马儿奔跑,不为远方
只为这一刻的相遇
与春天,与希望,与新生

它踏过的地方
草芽破土,花儿含苞
万物在它的脚步中苏醒
仿佛在诉说着
一个关于重生与希望的故事

红灯笼

王平安

把腊月最后一丝寒
揉碎在烛火里
屋檐下,竹骨撑开绿色的云
风一吹
光就晃了晃

街口那盏最大的灯
悬在旧年与新岁的分界
它不说话,只把影子铺成红毯
接纳归来的脚步
光从镂空的花格里漏下来
在台阶上拼出团圆

我也提一盏
在掌心焙熟整个冬天的寒凉
走过长巷,路过沉睡的窗
每一盏灯笼
照见人间烟火,照亮万家安康

今夜
所有的光都有了方向
等第一声爆竹响起
这些红色的月亮
便会落进每个人的梦乡

我们的新年

母亲的年

郑帆

快过年了,母亲就更加忙碌了。厨房里整日都热气腾腾,暖烘烘的,各种美食香味混在一起,年味就愈发浓了。母亲忙得晃来晃去,手里总忙着,不是在剥着浸得发红的枣,就是在案板上,有节奏地剁着肉馅儿。

我心疼母亲,她70多岁了,去年还动了个小手术,担心她为了过年太过劳累,于是走到她身边说:“妈,这么大年纪了,歇歇吧。如今时代变了,什么买不着呢?超市里,农贸市场里,年糕、腊肉、饺子、粽子都堆得像小山头,还是买一点省心。”

母亲向来勤劳,是不大爱听我这话的。她在腌腊肉,正在一块家猪肉上抹盐,粗粗的盐粒在她指缝间沙沙地响。她头也不抬,只拿眼角瞟了我一下:“买来哪里能一样?”语气里有些责备,“你菊梅、荣花阿姨她们,还有方叔叔,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都是给我们家送好吃的,现在日子好了,哪儿能忘记呢?都说我做的东西好吃,我做点给他们送去,心里也开心……”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说“你平时工作忙,在外面吃一定没有在家好,而且也没有家里的干净”。

当然,母亲用料足又用心,糯米须得用当年的新米,淘洗到水清,再沥上大半天,一粒粒吸饱水分,胀鼓鼓

的。馅儿是五花肉,用老抽、黄酒,腌得透透的,红亮亮的。包的时候,两张阔大的箬叶交叠,窝出一个圆锥形的尖底,先撒一层米,搁一块肉,再撒一层米,让米粒实实在在地包裹住那块肉心,然后两头还要放上板栗、红枣或是蜜枣。最后,那一片箬叶要像母亲的手一样,温柔又利落地覆盖、折叠、捆扎。这一连串的动作,她做了几十年,闭着眼睛也能完成。

煮粽子得用大铁锅,柴火灶,咕嘟咕嘟地文火炖上一整夜。那香气,先是箬叶的清香,慢慢混了米的香味,最后,肉的醇厚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弥漫了整个屋子。

蛋饺,更是母亲的“绝活”。一只小小的铁勺,在炉火上烧热了,用刷子蘸点菜油在铁勺上刷一刷,接着,一小勺打匀的蛋液倒进去,手腕一转,金黄色的蛋液便均匀地铺满了勺底,形成一个圆圆的、薄如蝉翼的蛋皮。这时,另一只手早已夹起一小团调好的肉馅,趁蛋液将凝未凝的时候,放在正中。筷子轻轻挑起蛋皮的一边,对折过去,边缘一压,一个金元宝似的蛋饺就成了。那蛋皮极娇气,火候稍大就焦,小了又粘勺。可母亲手里的蛋饺,个个金黄饱满,没有一个破皮的。她说,这是“招财进宝”,破

舌尖上的年味

邹强

春联里的温暖记忆

苏庆松

又是一年岁末到,到处升腾着祥和的节日氛围。过新年、购春联、写对子的习俗日渐浓厚,集市上已经摆满了鲜艳夺目的对联。看着各式各样的对联,我的思绪顿时飞回到了儿时。

记忆里,爷爷挥笔时的矫捷气势真是“侃侃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我自小竭力仿效,但比起爷爷,那可是天差地远。

每年过了腊八节,爷爷便从商店里买来胭红的对联纸,当爷爷把红纸平展在纤尘不染的八仙桌上,拿出长尺、剪子的时候,我就静静坐在爷爷的跟前,我知道,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孩提时代,市面上虽有了各式各样的春联,

了就不吉利了。

腌腊肉,打年糕,做米酒……每一样,都有它的时辰,它的讲究,急不得,也乱不得。母亲的年,在这些琐碎又庄严的工序里。毕竟年纪大了,站久了腿腿痛,就用手捶一捶。

“过年嘛,就是要自己家里做点吃的。都是超市里买来的,那不是与平时一样了,那哪儿像过年呢……”她常常一边把做好的吃食分装进一个个干净的饭盒或塑料袋里,一边絮絮叨叨地说:“张叔的老伴儿今年生病了,给她拿点尝尝;以前的老邻居陈奶奶,我担心她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给她做的粽子特意多煮了一会儿……大家分着尝尝,这才像个年啊。”

我终于懂了,母亲的年是可以触摸、可以品尝、可以馈赠的,她借这个节日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心中的爱和对生活的感恩,那些带着烟火气的粽子、蛋饺,不仅是食物,更是她亲手传递的温暖。

